考亭淵源錄

考亭淵源録卷之九

曹彦約

曹彦約字簡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學歷建平尉桂陽司録辰溪令知樂平縣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夫上薛叔似宣撫京湖辟主管機宜文字漢陽闕守檄攝軍事時金人大入郡兵素寡弱彦約搜訪土豪得許嵩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昇將宣撫司軍屯郡城金重兵圍安陸遊騎闖漢州彦約授觀方畧結漁戸拒守南河觀逆擊斬其先鋒且遣死士焚其戰艦晝夜殊死戰北度

追擊金人大敗去又遣仲昇刼金人砦殺千餘人仲昇中流矢死奏上補成忠郎漢川簿尉贈仲昇脩武郎官其後二人彥約以守禦功進秩二等就知漢陽嘉定元年詔求言彥約上封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爲利惟其所向輒應所求輒得以我爲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遲留小使督責邊備假以歲月當知真僞設復大舉則民困以怒矣欲進而我已戒嚴欲退而彼有叛兵決勝可期矣尋提舉湖北常平權知鄂州兼湖廣總領改提點刑獄遷湖南轉運判官時盜羅世傳李元礪李新等相繼竊發桂陽茶陵安仁三縣皆破

壞地千里莽爲盜區彦約至彼督運人心始定遷直秘閣知潭州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李元礪朝命下湖廣議招討之宜彦約言令不行討捕曲狥招安失朝廷威重若元礪設疑詞以欵重兵則兵不可撤戍民不得安業元礪果不可降彦約乃督諸將逼賊巢而屯擊破李新於鄜洣新中創死衆推李如松爲首如松降遂復桂陽世傳素與元礪有隙至是密請圖元礪以自效彦約録賞格報之且告于朝又與萬緡錢犒其師世傳遂禽元礪彦約還長沙未幾復出督戰餘黨悉平世傳旣自以爲功遷留以激重賂

彥約諭以不宜格外邀求時池州副都統許俊駐兵吉之龍泉厚賂以結世傳超格許轉官資世傳遂以元礪解江西胡渠為右司欲以世傳盡統諸峒而為之帥悉徹江西湖南戍兵彥約固爭之渠不悅然世傳終桀驁不肯出峒彥約密遣羅九遷為間誘胡友睦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江西來爭功不與校擢侍右郎官以右正言鄭昭先言褫其命久之以為利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關外之食彥約悉發本司所儲椿償遣糴勸分免役通商蠲稅民賴以濟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橫制置使董居誼既不得其柄反曲

意奉之彥約以蜀之邊面諸司並列兵權不一微有
小警紛然奉議理財者歸咎於兵弱握兵者歸咎於
財寡乃作病夫議獻之廟堂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
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
今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恪
守忠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
又從中御以繫維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
常至失事卒有緩急各持已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
昔秦隴之俗以知兵善戰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
握兵者志在於怙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

貨不在於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至有世將已叛而宜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旣誅而土俗人心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鎭之權起行伍而立微效者漸無階級之分由阜郊以至宕昌則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鬬緩急之際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則又不止於大軍而已苟不正其本原磨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也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近邊境必當擁親兵有兵權者必當領經費必當寬用度至於忠義之兵又須有德者以爲統率擇知書者

以爲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後用之也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爲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時朝論未以爲然差知寧國府又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居亡何蜀邊被兵内有張福莫簡之變彥約之言無一不驗遷大理少卿又權戶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彥約乞赴闕奏事不允又申省乞入對不報改知福州又改知潭州彥約力辭提舉明道觀尋以煥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理宗即位擢兵部侍郎兼國史院同脩撰寶慶元年入對勸帝講學防近習次言當以慶曆元祐聽言爲法以紹聖崇觀諱

言爲戒比年以來有以賣直好名之說見於奏對者願陛下倚忠直如蓍龜去邪佞若蟊賊其沮撓讜言者必加斥逐會下 詔求言彥約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事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然兄弟至親猶誤於狂妄小人之手道路異說猶譏於尺布不縫之誚臣以爲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淮南王欲危社稷張蒼馮敬等請論如法文帝既赦其罪廢徙王不幸而死封其二子於故地此往事之明驗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若徇文帝緣情之義法太宗繼絕之意

明示好惡無隙可指雖不止謗而謗息矣又言陛下求言之詔惟恐不逮然外議致疑以爲明言文武似或止於縉紳泛言小大恐不及於韋布引而伸之特在一命令之間耳又薦隆州布衣李心傳素精史學乞官以初品寘之史館從之尋兼侍讀俄遷禮部侍郎加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授兵部尚書力辭不拜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陛辭言下情未通橫斂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臺諫專言人主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苞苴公行於都城則州郡橫斂無可疑者提舉崇福宮卒以華文閣學士轉通議

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嘉熙初賜謚文簡

備遺

黃直卿與吳柔勝書曰曹簡夫得書旦夕即到此豪傑之士紛然而起國勢益強外患自彌

直卿與李敬子書曰簡夫不來甚壯但吾鄉失此賢帥不無嘆恨也

黃㽦

黃㽦字子耕隆興分寧人嘗從郭雍朱熹學熹深期之而㽦亦以道自任反覆論辨必無所疑然後止舉太學進士為瑞昌主簿監文思院知盧陽縣五溪猺

獷悍嘗為詩諭之僚感悅有公事莫敢違通判處州
經總制有額無錢俗號殿最綱嘗會十年中成賦酌
而取之閣免逋負錢額均等獨以最聞主管官告院
大理寺簿軍器監丞歲餘三遷嘗乃不樂聞行西湖
慨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
復情味何耶丐外知台州謝良佐子孫居台者既播
越流落嘗求之民間收而教之勤苦夙夜先勸後禁
訟牒銷縮郡稱平治為濟糶倉為抵當庫甃民之棲
寄暴露者為棺千五百置養濟院又刱安濟坊以居
病囚皆自有子本錢使不廢故業適謂嘗條目建置

憂民如家遷袁州哭從弟哀甚得疾卒所著有後齋集

備遺

晦翁答子耕書曰熹數年來疾病日侵患難交至氣血凋瘁大非往時之比來日無幾甚思與四方士友并力切磋以求無負師傳之託而不可得每一念之徒增永歎而已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但恐更須看令簡潔明白親切令下功夫處約而易守乃佳 別紙兩條亦覺繁雜本末始終之說只是要人先其本後其末先其始後

[illegible]不必如此多說也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若推此知識而致之也此其文義只是如此纔認得定便請依此用功但能格物則知自至不是別一事也

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盡曲折故又立此名字今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係此實下工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脫離而其工夫實處却無欠闕耳

兩處疑義比舊益明白但其間尚有繳繞處且就正經平白玩味文意當自見親切處自然直截簡易也

來喻云云足見講學自修之力甚慰所望所謂動上求靜亦只是各止其所當止其動者乃理之當然而不害其本心之正耳近修大學或問頗詳今謾錄去可以示斯遠也

人心道心之說甚善然以道心爲主則人心亦化而爲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

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

為務但加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暖即漸見功効矣

徐僑

徐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蚤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邽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入為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迕丞相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喬行簡代為請祠迄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遷秘書少監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

剴切上劘上闕下速犯臣分別黑白無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廼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横斂軍怨於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廼貧耳又言令女謁閹宦相爲囊橐誕爲二竪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

僑論及之帝爲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
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羣臣以朋黨爲之戒命有司
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侍講
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爵請從祀周敦頤程
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如其請
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宜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
迕丞相意方丐休致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辭益
堅遂命以內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病申
前請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淸僑嘗言比年
熹之書滿天下學者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

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故其學一以真踐實履爲尚奏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爲多若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備遺

晦翁答崇父書曰日用工夫且得如此照管莫令間斷久之浹洽自有見處亦不須別立標的便計工程也敖惰之說如所引孟子隱几而卧以爲當然則已得之矣何必疑其非本有耶不但孟子如孔子取瑟而歌亦是此類但大學之意却是恐人於此一向偏却更不照管今當看此重處識取正意受用省察不

必向閑慢處枉費思索也

陳守

陳守字師中莆田人丞相俊卿次子用蔭補官歷工部員外郎除奉直大夫提舉荆湖南路常平公事嘉定中召為將作監卒

備遺

文公題師中讀書之齋曰敬恕且為之銘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斂焉厥躬于墻于羮仲尼子

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末末無斁

弟窓祭文曰惟兄以寬弘之度濟剛直之資忠孝之訓夙稟於父敬恕之道又得所師年少登譽孝考所知宗正外府俾屬俾裨悉以公選不畀父私兄克循厥報稱是期淸澹臨汝廉介不欺歷事三朝請退自持二紀郎省嬛巧所嗤未乃一涉人皆謂遲兄曰何能過分之宜蓋六受郡而兩去三乘詔而一馳信直道以力行豈畏途之足危惟坎窴以濡滯斯行誼之不虧方湖湘之始寇誠牙孽之易治及威惠之兩失

遂歷歲而蔓滋初抗疏以請討曰紀綱不可以驟值
時論之不然謂居職之非宜奉殊庭之香火伏園閭
之恬嬉荷圖恩秩隆昇符竹而不遺盤辭榮而忽疾
猶剴切以陳詞何好善之不足遽一疾以顛隮嗚呼
哀哉

陳定

陳定字師德俊卿第三子用蔭補右承事郎年二十
五卒文公銘其墓曰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
知學或者務爲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
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爲能

爲俗弊風靡詭迭相夸尚於是公卿子弟之才者往往亦漸染而爲之無所於迫而徙取衒鬻之羞顧反游君恩輕世祿捐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脩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恥之教益泯泯矣嗚呼斯其爲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遠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庶幾焉而又不及就其志而羨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諱田人姓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聶氏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

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予友括蒼吳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予三復其辭而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涸思力索於空幻恍惚之塲也則報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予言而反求之旣疲於宿昔思慮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後屢欲求見且將徧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師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友方來耕道使言於予以不及相見爲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師中見予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通屬予銘其竁予不忍辭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

及毋夫人曲盡愛敬𠑽和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違義理而未嘗失顏色於兄弟尤友愛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請郎一鳴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又顧其兄屬以問學脩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孫後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而其行事可得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視世俗之學昧利辱身得已而不已者則

旣絶矣夫豈不足以頻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銘曰士孰不學其方則殊毫忽之差有蹤其徒卑哉若人惟義之學刻意躬蹈履前覺天不耆之以駿其奔淵氷免矣志氣則存石泉之瀕于祔于宅孰全其歸視此幽刻

備遺

晦翁答呂師德書曰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向道不忘之意甚善甚善持敬正當自此而入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

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日新矣況聞左右體羸多病尤當完養思慮毋令過苦成就德器以慰士友之望

林光朝與其父俊卿書曰師德人品甚高生長富貴中而每每欲見古人歸宿之處頃嘗到東閣其所發問皆非舉子習尚曾遣人來借書未嘗及非聖之書簡尺往來意詣而詞不費可見其爲吉人君子渾然美質不待雕鐫也

陳宓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第四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

熹器異之長從黃榦遊以父任歷泉州南安鹽稅主
晉南外睦宗院再主晉西外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
監進奏院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宓上封事言宮中宴
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爲數浩穰一人蔬食而殯御
不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樁積又資於妄用此宮闈
儀刑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
人臺諫用慎默之士都司樞掾無非親暱貪吏靡不
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
易楮弊秤提安邊所創立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
之將躐躋殿岩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宿將有守成之

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勞記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内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道至是爲之罷郤尋遷軍器監簿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於欺蔽甌葵囊封有懷畢吐陛下付近臣差擇是有意於行其言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答觀聽今赤地千里旱蝗蔽天如此其

可畏猶或諱晦以旱不爲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
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
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
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爲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
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其人之遷
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其人之擢是嘗援
古事以文遁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
老奸宿穢以巧請而牽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
徑則舉措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
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遁屢

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裨廟筭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輦轂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摭以塞責大臣所欲爲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括所繫願陛下惕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精陳敝事視前跡尤剴切焉宬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詣史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

耳至官歳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㑹流民羣集宓就
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
知南劒州時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
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悉倣
白鹿洞之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無何
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
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宓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
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宓為請而没已閲月矣初宓
之在朝也寺丞丁焴往使金宓歎曰世讐未復何以
好為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關外

不靖以書抵煟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絕之故耶煟服其言究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爲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究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爲臣者帝爲感動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疣之葉數十卷藏于家

劉爚 弟炳附

劉爚字晦伯建陽人與弟韜仲受學于朱熹呂祖謙乾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陽主簿爚正版籍吏不容姦調饒州錄事通判黃奕將以事汚爚而已自以贓抵罪去都大坑冶耿某閔遺骸暴露議用浮屠法燼之水火爚貽書曰使死者有知禍亦慘矣請擇高阜為叢冢以燼調連城令罷添給錢及綱運例錢免上供銀錢及綱本二稅鈔鹽軍期米等錢大脩學校乞行經界改知閩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知無不為差通判潭州未上丁父憂僞學禁興爚從熹武

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爲終老隱居之計調贑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大修學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罷兩縣無名租錢料集武勇民兵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修省必開言路以廣忠益必振公道以進人才必飭邊備以防敵患提舉廣東常平令守臣歲以一半易薪春末支及冬復償存其半以備緩急遣欠亭戶錢十萬轉運司五萬緡以公使公用二庫羸錢補之奏義倉之敝客丁錢之敝小官俸給之敝舉留守令之敝吏商之敝召入奏事首

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帝嘉獎遷尚左郎官請節內外冗費以收楮幣轉對言願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脩明軍政遷浙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殺人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逾竟獲之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說以事

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權倖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爲偽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歸義利不明趨向汚下人欲橫流廉耻日喪追惟前日禁絕道學之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既仕之後職業脩名節立不可得也乞罷偽學之詔息邪說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詔長吏監司禁戢強暴撫柔善良務儲積以備凶荒禁科歛以紓民力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録院檢討官接伴金使于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

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爲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鬬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毋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爲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爲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建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論貢舉五弊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爲異㷍

奏願明詔大臣崇獎忠讜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
具條乞擇州縣獄官冬雷上恐懼惀奏遴選監司以
考察貪吏爲先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
悉以實上變而通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又請擇
沿邊諸將兼工部侍郎奏乞使沿邊之民各自什伍
教閱于鄉有急則相救援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
然寓於田里之間此非止一時之利也請城沿邊州
郡罷遣賀正使試刑部侍郎兼職依舊賜對衣金帶
辭不允兩請致仕不允奏絕金人歲幣建制置司於
歷陽以援兩淮夏旱應詔上封事曰言語方壅而導

之使言人心方鬱而䟽之使通上旣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指陳政事之闕失明言朝廷之是非或者以爲好名要譽而陛下聽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寶陛下棄之而不恤矣甘言之疾華言之腴陛下受之而不覺矣乞罷瑞慶聖節謝絕金使進封子爵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敷陳之進讀詩之說詹事戴溪讀之爲之吐舌卒贈光祿大夫官其後賜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藁輯仲名

炳淳熙戊戌進士趙汝愚帥閩辟轉運司屬官俾相度鹽鈔利害歷應城令官至朝請大夫丐祠閒居號悠然翁

備遺

初文公與書曰得晦伯近問知山中讀書之樂甚慰但不應舉之說終所未曉朋友之賢者亦莫不以爲疑可更思之固知試未必得然以未必得之心隨例一試亦未爲害也

文公與呂伯恭書曰劉氏兄弟爚炳同預薦送熹漸肸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熟知其嗜學可教

鞱仲以書問格物未盡處義未精晦翁曰此學者之

通患然受病不在此這前面別有受病處余正叔曰

豈其自然乎曰都不干別事本不立耳

又曰鞱仲不苟如此不易得其兄晦伯亦甚好他日

皆未可量也得子澄書盛稱鞱仲居官不苟前日晦

伯一再相聚亦甚進益得後來朋友向前如此老朽

無復恨矣

真德秀作文簡公墓碑有曰公天資厚重而不浮純

一而弗雜又嘗用功於致知力行之地故其言必正

言行必正行確然自守以終其身晩躋禁從雖未及

盡行其志而奮忠陳謀察微慮遠汲汲於扶持天下之正論而詭隨迎合以售其私者一無有焉

雲莊孫經書胡玉齋所著易啓蒙通釋曰嘗記兒時從家庭授易聞之先君子云昔晦庵之講學于雲谷也我先文簡雲莊兄弟與西山父子游從最久講論四書之餘必及於易與諸生時凌絕頂登眺觀天地八極之大察陰陽造化之妙蓋其胸中已有真易一部在宇宙間故其所論象數義理自有以見其實而造其微晦庵及雲莊皆谷中書室名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

傅伯成

傅伯成守景初吏部員外郎察之孫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連江尉試中教官科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改知閩清縣丁父艱服除知連江縣東湖溉田餘二千頃隄壞即下流南港爲右隄三百尺民蒙其利慶元初召爲將作監進太府寺丞言呂祖儉不當以上書貶又言於御史朱熹大儒不可以僞學目之又言朋黨之敝起於人主好惡之偏坐是不合出知漳

州以律已愛民爲本推熹遺意而遴行之創惠民局濟民病以革機鬼之俗由郡南門至瀟浦爲橋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兩爲部使者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語尚秘伯成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矣外而望之舟若堅緻歲月既久罅漏寖多苟安旦夕猶恐覆敗乃欲徼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相府災同列相率唁丞相或以爲偶然者伯成正色謂天意如此官師相規時也以爲偶然乎丞相色動遂陳三事一曰失民心二曰黷軍政三曰啓邊釁進右司郎官權幸有私謁者皆峻拒之出爲

湖廣總領朝議欲納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輕
棄信誓乞戒將帥毋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遂劾伯
成罷之嘉定元年召對面論前日失於戰今日失之
和北使雖返要求尚多陛下不獲已悉從之使和議
成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則虛帑藏以資敵人驅降
附以絕來者非計也今之策雖以和為主宜惜日為
戰守之備權戶部侍郎史彌遠初拜相麻詞有昆命
元龜之語閩帥倪思以為不當用御史劾罷思伯成
因對及其事帝曰過當者三對曰思固過當但恐摧
抑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盡底蘊無以

思爲戒李璧謫居撫州伯成言侂胄之誅璧與有功不酬近功乃追前罪他日負罪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伯成未爲諫官也嘗言彌遠謀誅侂胄事不遂則其家先破侂胄誅而史代之勢也諸公要相協和共議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之福又勸丞相錢象祖安危大事以死爭之差除小者何必爭異拜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或致彌遠意欲使有所彈劾謂將引以共政謝之曰吾豈傾人以爲利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滅私左遷權吏部侍郎以集英殿脩撰知建昌府蔡元定謫死道州歸葬建陽

乃雪其冤於朝進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全活饑民瘞藏野殍不可勝數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軍於圌山石硎伯成謂虛此實彼利害等耳包港在焦圌之中不若兩砦之兵迭戍焉圌山砦兵素與海盜爲地伯成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擒而鞫之無一逸去獄具請貸其死黥隸諸軍嘉定八年召赴闕辭不獲行至莆拜疏曰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理宗即位拜寶學士落致仕予祠賜金帶伯成辭免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詔進一官寶慶元年與楊簡同召尋加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

奉朝請雖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衰聞
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慼然語所親曰向呂祖
儉之謫吾爲小臣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而
不言誰當言者遂抗疏曰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
矣方今內無良吏田里怨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
廉耻道喪風俗益媮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
上下憂邊恤民以彌禍亂柰何今日某人言某事未
幾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則是上疏者以
共工驩兜之刑加之矣昔韓愈論後世人主奉佛運
祚短促唐憲宗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羣裴度戚里諸

賢皆爲愈言止貶潮州尋復内徙今上疏者非可愈
比然在列之臣無一爲言者萬一死於瘴癘陛下與
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史册書之有累聖治臣晉盡之
年與斯人相去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優異效
其贅言不報明年加龍圖閣學士轉一官提舉鴻慶
宮復辭伯成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
已出語及姦人誤國邪人害正詞色俱厲不少假借
常慕尸諫疏草畢丞命繕寫幞服而逝年八十有四
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 三年賜謚忠簡

鄭性之

鄭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誠後改今名福州人弱冠從朱熹學嘉定四年進士第一歷官知贛州改知隆興府後以寶章閣待制提舉玉隆萬壽宮進華文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宮進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端平元年召為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諂乘間或不自知矣又言頃陛下明詔百辟滌去舊染一以清白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懼戒謹

尤防其微以保終譽毋招謗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又曰爲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皆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擢左諫議大夫言臺臣交進互詆願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迺得其當況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裨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求名我實有益惟虛心納善若決江河則激者自平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加觀文殿學

士致仕寶祐二年卒

蔡抗

蔡抗字仲節處士元定之孫從朱熹學舉紹定二年進士其後差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秘書省正字陞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疏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遷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屯田郎官歷遷權吏部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落職予祠起居郎林存請加竄削從之未踰年復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乞

致仕轉一官守本官職致仕卒謚文簡以犯祖諱更謚文肅

吳獵

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舉進士初主潯州平南簿時張栻經畧廣西以獵薦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傅良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恭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宮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際判然可見未聞有章裾折

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傳良爲改容謝之寧宗即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内將移御獵言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祗見焉會僞學禁興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批畀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獵既駁安治謚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成敗

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動天地未有過於浚也孝宗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終始此念足以配孝宗在天之靈亦惟浚一人爾議皆不合出爲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父之黨禁弛起漕廣西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犹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邊埸剌子弟以補軍實增襄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扞武吕杜澉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荊襄踰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凡五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

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討拔董逵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厥後皆爲名將召除秘書少監首陳邊事乞增光鄂江黄四郡戍屬江陵告饑除秘閣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陛辭請出大農十萬緡以賑饑省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至郡減價發糶米價爲平猶計金攻襄陽則荆爲重鎮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鸞内湖通濟保安四匱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匱達于下海分高沙東奬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爲南海又於赤

湖城西南遏走馬湖尉斗陂之水西北實李八公匱水
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圍襄陽德安游騎迫竟陵朝
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榮將兵援竟陵招神
馬陂潰卒得萬人分授襄陽德安加寶謨閣待制京
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
急吳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獵請魏了翁轉參議官訪
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調大軍
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逵等援德
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獵爲討
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均房

諸險尋以敷文閣學士兼四川安撫處置使嘉定六年召還卒有奏議六十卷及畏齋集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于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實表率之

項安世

項安世字平父江陵人淳熙二年進士歷正字戶部員外郎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之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

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之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爾疏入不報朱熹召至闕來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為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

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昇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内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爲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僞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渚安世方丁内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侂胄所惡安世因貽侂胄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酣書不成字侂胄大喜曰平父乃爾閒暇遂除户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

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悅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戶周勝獲千戶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為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陞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虜掠獵斬其為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別寺獵聞于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為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詩中庸說周禮丘乘說海藁十五卷行于世

董銖

董銖字叔重饒州德興人晚年登科仕至從事郎婺州金華縣尉嘉定甲戌年六十三卒黄榦誌其墓其畧曰叔重天資警敏厲志於學自其少年已爲鄉閭所稱道叔重亦自負以功名可唾手致也既冠從鄉之儒先程公洵遊語以晦庵先生所以教人者叔重盡棄所學取大學中庸語孟諸書日夜玩習畢糧入閩摳趨函丈不憚勞苦先生亦愛其勤且敏不倦以教之嘗語之曰更宜深察義利之訓反求諸身推類窮經漸次銷伏使日用之間全在義理上立脚方是

講學之地又曰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讀書須是就自已分上體察出來庶幾得力又曰此心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乎敬之一字伊洛拈出此字乃是聖賢學之真的要妙工夫學者於此着實用功不患不至聖賢之域又曰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不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先生嚴重剛毅雖樂於教人然非其資禀志尚可與適道未嘗陵節施也觀其告叔重之語精切懇到如此非愛之深望之至也耶則叔重爲人亦可知矣

叔重學益勤志益苦往來師門率不一二歲輒一至至必越累月而後歸故於先生之書無不通而操存持守不負其所教慶元初先生歸自講筵日與諸生論學於竹林精舍命叔重長其事諸生日所誦習叔重先與之反覆辯難然後即先生而折衷焉僞學之禁方嚴有平日從學而不通書問者有詆言其學而更名他師者有變節改行狂歌罵坐衹達市肆以自污者有昔嘗親厚恨不薦己而反擠之者至其深相愛者亦勉以散遣生徒爲遠害計諸生雖從學亦有爲之搖動亦託辭以告歸者叔重正色責之喻以理

義然後諸生翕然以定非其見之明守之剛能若是乎

備遺

銖問或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銖切謂天地之所以爲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三二各陰陽錯而數之所以爲數五也是故三其三三其二而爲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其二而爲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而爲少陽之數皆五數也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

中若無所爲而實乃五十之所以爲五十也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得五而成十無此定數則五十者何自求耶洛書自一五行至九五福積數凡四十有五而其四十者亦皆因五而後得故五亦虛中若無所爲而實乃四十之所以爲四十也一六共宗而爲太陽之位數二七共朋而爲少陽之位數三八成友而爲少陰之位數四九同道而爲太陰之位數不得此五數何以成此四十也即是觀之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爲數宗祖太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數衍而成之各極其十則合爲五十也是故五數散布於外爲五十而爲河圖之數散布於外爲四十而爲洛書之數衍而極之爲五十而爲大衍之

數皆自此五數始耳是以於五行為土於五常為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氣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為一德此所以為數之宗而揲蓍之法必行而極於五十以見於用也不知是否文公荅曰此說是

銖又問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耦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少陰之位即少陽之數少陽之位即少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為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者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

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數因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陰占第二位已含少陰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陽之數太陰占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自爲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得五而成六少陰得五而成七少陽得五而成八太陰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爲生成之數者亦無以異也不知可如此看否啓蒙言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三同謂一三五二異謂河圖之二在洛書則爲九河圖之四在洛書則爲七也蓋一三五陽也二四

陰也陽不可易而陰可易陽全陰半陰常從陽也然七九特成數之陽所以成二四生數之陰則雖陽而實陰雖易而實未嘗易也不知是否文公答曰所論甚當河圖相錯之說尤佳

陳文蔚

陳文蔚字才卿信州上饒人自少資禀穎異十三能文既壯從游于朱子之門深造自得以斯道自任隱居教授屢聘不起講學鉛山著尚書編類十三卷端平中守臣上其書詔補迪功郎嘉熙己亥卒年八十六又有克齋藁三十五卷

備遺

文蔚云徐子融嘗有一詩末句云精一危微共一心文蔚答之曰固知妙旨存精一須別人心與道心先生曰他底末是只是答他底亦慢下一句救得少緊當云須知妙旨存精一正爲人心與道心

子融謂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子熱大黃寒此性是氣質之性才卿謂即是本然之性曰子融認知覺爲性故以此爲氣質之性性即是理有性即有氣是他禀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仁此說亦是是他元不曾禀得此道理惟人則得其全

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矣
文蔚與先生書曰今歲已辭趙帥上饒徐簿招教子弟周彥安趙司戶皆遣子弟來學所幸事簡可以讀書兼文蔚自覺有褊急之病徐簿却甚寬緩日夕相聚不無所助但渠目今有部運之役相別動是數月使人悵怏爾先生還山間尊體想甚怡適學者往來絡繹當有進道精勇者文蔚近誦詩乃平日所未講今且理會訓詁將正文優游諷味不能得其意却驗之諸家之說而折衷以先生集傳方此下工他日當請益也近畧見玉山縣學所録答問語覺見皆是平

日所聞者似無可疑此問士友多疑非先生言謂其出於學者附會有雖知非附會而亦疑其辨析太過文蔚再欲詳觀竟未得其本此問却有子顏徐丈持守頗嚴時復相聚亦不能使人向前但於先生此說亦未能釋然爾文蔚去歲所答李守約書令嗣敬之收去不審曾再呈否慮有未穩切望開示先生答書云子顏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嘆看詩且如此亦佳大凡讀書須且虛心參驗久當自見切忌便作見解主張也玉山所說當已見之若嫌辨析却教他揑作一團也所答守約書大槩得之更當虛心玩味當

更純熟也
問私意竊發隨即鉏治雖去枝葉本根更在感物又發如何曰只得如此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才卿以右手拽凉衫左袖口偏於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叉手鞠躬曰忘了先生曰爲己之學有志耶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更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才卿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

那莊出來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叅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新詩甚佳康節胸懷未易窺測須更於實地加功若只就之乎者也上學他恐無交涉也

文蔚進尚書編類表終篇云竊謂書者精一之旨首傳於三聖彝倫之叙備闡於九疇天文稽七政之齊地理載九州之貢揖遜征誅心同而迹異侯甸男衛

理一而分殊拔伊尹於耕野之微相傳說於築巖之
賤官制刑以儆有位德好生以洽民心無逸俾知於
艱難酒誥深懲於沉湎肜耳雉鳴則祖己之訓入西
旅獒獻則召公之戒陳以至用人建官大則公孫師
傅惟其人微則侍御僕從罔匪正非其人何以經邦
而論道不以正未免親佞而狎邪所繫非輕誠宜罔
忽凡此皆理國安民之要亦豈無統宗會元之方要
知典學之一言是乃尊經之明法
徐僑在講次理宗問考亭門人僑奏上饒陳文蔚臣
嘗令諸子師事之知之尤審先師朱熹與臣書亦云

其人有立作看道理極仔細上曰聞其曾著書傳僑奏文蔚亦嘗以數篇示臣相與叅訂其解釋坦明易見陛下倘命守臣給筆札具録來上而於是經玩繹焉則帝王傳心建極之要道盡在是矣至是特補文蔚初品官俾上所著書傳

輔廣

輔廣字漢卿慶源人居嘉興初事吕祖謙後卒業于考亭淳謹勤恪學禁嚴廣不爲動嘉定間奉祠歸隱語溪著五經註釋語孟答問一云纂疏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日新録師訓編稱傳貽先生别號潜庵

備遺

文公答漢卿書曰示喻所疑足見探討不倦之意前時所報實有錯誤已令直卿仔細報去矣熹向於中庸章句中嘗著其說今并錄去可見前說之誤也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

文答曰讀書既有味想見自住不得近看舊作諸書其間有說未透處見此畧加刊削深覺義理之無窮

也

文公答呂子約書曰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今日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説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路德章諸人之比也

或謂漢卿多禪語賀因云前承漢卿教訓似主靜坐澄清之語先生曰靜坐自是好廣請于先生求居敬窮理四字先生曰自向裏做工夫何必此因言昔羅隱從錢王巡錢塘城見樓櫓之屬佯爲不曉而問曰此何等物錢曰此爲樓櫓又問何用錢曰所以禦寇

曰未能行則當移向內施之蓋風之以寇在內故也漢卿請於先生曰先生昨日言廣言動閒多輕率無那其言也訒底意思此深中廣之病蓋舊年讀書到適然有感發處不過贊嘆聖賢之善耳都不能玩以養心自到師席之下一日見先生泛說義理不是面前物皆吾心固有者如道家說存想法所謂鉛汞龍虎之屬皆人身內所有之物又數日廣誦義理又向外去先生云前日說與公道皆吾心固有非在外之物廣不覺怵然有警于心廣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兩段廣思之便是惟精惟一底工夫戒謹恐

懼持守而不失便是惟一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便是惟精底工夫但中庸論道不可離則先其戒謹而後其謹獨舜論人心道心則先其惟精而後其惟一曰兩事皆少不得惟精惟一底工夫不睹不聞時固當持守然不可不察謹獨時固當致察然不可不持守

先生問誠敬二字如何看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為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

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

先生諭廣曰今講學也只如此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着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

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嘗謂雞犬猶是外物纔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

先生舉伊川說曰人心有主則實無主則虛又一說却曰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公且說看是如何廣云有主則實謂人具此實然之理故實無主則實謂人心無以私欲爲主故實先生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蓋指理而言也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蓋指私欲而言也以理爲主則此心

虛明一毫私意着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少許砂土
便見
廣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
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
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
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
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
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又如人有
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
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

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剥落消殞去何必横生一念要得别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

真德秀跋文公與漢卿帖曰嘉定初年識公都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話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輙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然在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